

曹丕作品中的  
言注释

谢德铤 著



10.97

# 进修参考资料

一九七六年第六期  
总第九期

---

编辑：黑龙江省教师进修学校  
爱辉县

印刷：爱辉县黑河印刷厂

出版时间：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

#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

表现实际生活的。

《反对党八股》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读点鲁迅

转引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

## 序 言

为了帮助工农兵学员和语文教师，特别是外地读者了解鲁迅对绍兴方言的吸收和运用，为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种参考资料，在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试编了这本《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注释》。

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语言艺术的巨匠。他在谈到学习群众语言时说：“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又说：“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在谈到绍兴方言时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在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主要的还是全民性的标准语——即当时所谓国语（也就是现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前身），但也吸收一些方言和古语；不过，选择十分严格，至少使读者可以看懂，运用得也十分确切和灵活。这对于增强作品的革命性战斗性，形成他独特的战斗文风，是有一定作用的。绍兴方言属于吴语范围，有些绍兴方言来自其他方

言，有些绍兴方言已为普通话所采用。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如能了解并对照绍兴地方习惯的念法和解释，就能理解得更为深切和恰到好处。

本文仅就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主要是大中学校（包括师范院校）经常教学的鲁迅作品，以及绍兴方言较多的鲁迅作品，对其中的一些绍兴方言及有关人名、地名、书名、物名和风俗习惯试作一些注释。并在注文以前，试编了《鲁迅论方言》一文，供研究方言的同志们学习参考。由于编注者水平很低，时间匆促，收集面很不完全，注释也不一定确切，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补充和订正。

# 目 录

鲁迅论方言..... (1)

## 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注释

### 鲁迅小说中的绍兴方言注释

《狂人日记》.....	(9)
《孔乙己》.....	(10)
《药》.....	(11)
《一件小事》.....	(13)
《风波》.....	(13)
《故乡》.....	(15)
《阿Q正传》.....	(18)
《社戏》.....	(22)
《祝福》.....	(24)
《离婚》.....	(27)
《奔月》.....	(29)
《理水》.....	(30)

### 鲁迅散文中的绍兴方言注释

《朝花夕拾·小引》.....	(32)
《狗·猫·鼠》.....	(32)

《阿长与山海经》	(33)
《二十四孝图》	(35)
《五猖会》	(36)
《无常》	(38)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3)
《父亲的病》	(45)
《琐记》	(46)
《藤野先生》	(47)
《范爱农》	(48)
《秋夜》	(50)
《复仇》	(50)
《复仇(其二)》	(51)
《好的故事》	(51)
《立论》	(52)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52)

### 鲁迅杂文中的绍兴方言注释

《坟》	(53)
《热风》	(57)
《华盖集》	(58)
《华盖集续编》	(62)
《而已集》	(70)
《三闲集》	(72)
《二心集》	(74)
《南腔北调集》	(76)
《伪自由书》	(80)
《准风月谈》	(81)



《花边文学》	.....	(84)
《且介亭杂文》	.....	(88)
《且介亭杂文二集》	.....	(92)
《且介亭杂文末编》	.....	(94)
《集外集》	.....	(100)
《集外集拾遗》	.....	(100)

后 记	.....	(106)
-----	-------	-------

## 鲁迅论方言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

（《坟·写在〈坟〉后面》）

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

（《坟·写在〈坟〉后面》）

……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 = 我，耐 = 你，阿是 = 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

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象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

（《南腔北调集·题记》）

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花边文学·做文章》）

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

（《花边文学·奇怪〔二〕》）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

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

（《花边文学·“大雪纷飞”》）

……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胡绳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 UWao - li，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 UWao 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

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

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象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象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未庄在那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

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阿Q》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象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



理的打诨更有所得。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

（《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

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

（《且介亭杂文·〈集外集〉序》）

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至于旧语的复话，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须选择，二须有字典以确定所含的意义，……

（《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糊涂始》）

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

（《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不够格”我记得是北方的通行语，但南方人不懂，“弗入调”则北边人不懂的，在南边，恐怕也只有绍兴人深知其意，否则，是可以用的。

（《鲁迅书简·致徐懋庸》）

中国语拉丁化；到大众中去学习，采用方言；以至要大众自己来写作，都不错。……

（《鲁迅书简·致曹聚仁》）